



談佛說除苦法與五受陰

。苦不賴養丘受劍，涼苦無育，雖育未不無智。因銘丘受劍景璣

智因銘

因爲差摩比丘的病苦如此難以忍受，所以上座們令陀婆比丘前往慰問，並教給差摩比丘觀察病苦的方法。陀婆比丘受命前往，對差摩比丘說：

一識受陰。汝差摩能少觀察此五受陰，非我、非我所耶？」

差摩比丘依上座所告知的世尊教法觀察五受陰，確是非我，非我所。既能觀察五受陰非我、非我所，應成漏盡阿羅漢，但差摩比丘却說自己不是漏盡阿羅漢，他承認自己於「我慢、我欲、我使，未斷、未知、未離、未吐。」

陀婆比丘將情形告知上座，上座又令陀婆比丘前往，教差摩比丘觀察：

雜阿含經第五卷中，有位差摩比丘，久病不能痊癒，身不安隱，他形容自己的病苦說：

「譬如多力士夫，取羸劣人，以繩縛頭，兩手急絞，極大痛苦，我今苦痛，有過於彼。土壅譬如屠牛，以利刀生割其腹，取其內臟，其牛腹痛，當何可堪，我今腹痛，甚於彼牛。」

言義如三力士，捉一劣夫，懸着火上，燒其兩足，我今兩足，熱過於彼。」又報捷良，快溫紳告土聖，且表率出五強。

陀婆比丘聽了，又將動身，將話轉告上座，但差摩比丘認爲有勞陀婆比丘往返徒勞，有點過意不去。就請陀婆比丘送給他一枝手杖，自己撐着去上座的地方。

上座看到差摩比丘顫巍地走來，立刻相迎，並爲設座，且好言慰勞。慰勞的話說完以後，就對差摩比丘說：

「汝（二度）言我慢，何所見我，色是我耶，我異色耶？受、想、行、識是我、我異（受、想、行）識耶？」

差摩比丘告訴上座說：

「非色是我，非我異色；非受、想、行、識是我、非我異（受、想、行）識；能於五受陰，我慢、我欲、我使，未斷、未知、未離、未吐。譬如優鉢羅、鉢曇摩、拘牟頭，分陀利華香，爲卽根香耶？爲香異根耶？爲莖、葉、鬚精麤香耶？爲香異精麤耶？爲等說不？」

差摩比丘反過來詰問上座，上座聽了說：

「不也。差摩比丘！非優鉢羅、鉢曇摩、拘牟頭、分陀利根卽是香，非香異根；亦非莖、葉、鬚精麤是香，亦非香異精麤。」

差摩比丘把握機會追問：

「我亦如是，非色卽我，我不離色，非受、想、行、識卽我，我不離（受、想、行）識，然我於五受陰，見非我、非我所，而於我慢、我欲、我使，未斷、未知、未離、未吐。諸上座聽我說：譬凡智者，因譬類得解。」

譬如乳母衣，付浣衣者，以種種灰湯，浣濯塵垢，猶有餘氣，要以種種雜香薰，令消滅。如是，多聞聖弟子，離於五受陰，正觀非我、非我所，能於五受陰，我慢、我欲、我使，未斷、未知、未離、未吐。然後於五受陰，增進思惟，觀察生滅：此色、此色集、此色滅；此受、想、行、識，此受、想、行、識集，此識滅。於五受陰，如是觀生滅已，我慢、我欲，我使，一切悉除，是名真實觀。」

差摩比丘說完以後，諸上座們反而因此遠離塵垢，得法眼淨

差摩比丘也因此不起諸漏，心得解脫，因法喜利故，身病悉除。

這是一個頗能發人深省的故事，差摩比丘原來爲病苦所纏，痛苦不堪，其原因是因於五受陰我慢、我欲、我使、未斷、未知、未離、未吐。可是，在與上座們一番辯論以後，不但自己的身病悉除，成了一個真正的漏盡阿羅漢，並使上座們也能離垢，得法眼淨。可見，辯論能開智慧，智慧開而漏盡，漏盡而法樂，因法樂而病除。

所以，有病苦的佛弟子，更宜精進，雖不能以辯論開智慧，但開智慧的修學方法很多，以智慧來除漏、除病苦，成爲漏盡阿漢羅，是佛陀教示的正道。

## 五受陰是痛苦因

五受陰是無常，無常卽是苦。因無常是苦，所以是生滅法。有一次，舍利弗告訴焰摩迦比丘說：

「愚癡無聞凡夫，於五受陰，作常想、安隱想、不病想、我想、我所想，於此五受陰，保持護惜，終爲此五受陰怨家所害……多聞聖弟子，於此五受陰，觀察如病、如癱、如刺、如殺、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，非我所。於此五受陰，不着、不受，不受故不着，不着故自覺涅槃。」

由此可知，取着於五受陰，保持護惜，才爲所害，才有病苦。若不取着五受陰，病苦無有，雖有亦不爲患。因爲五受陰是無常，苦、空，非我、非我所，既空卽無我，無我則無病苦。

關於無常苦的問題，佛陀曾與仙尼有一段對話，佛問仙尼：「色是常耶、非常耶？」

仙尼答言：「無常。」

復問：「若無常者，是苦耶？」

答言：「是苦！」

復問：「若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、多聞聖弟子，寧於中見我、異我相在不？」

答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」

佛告仙尼：

「我諸弟子，聞我所說，不悉解義，而起慢無間等，非無間等故，慢則不斷，慢不斷故，捨此陰已，與陰相續生。是故仙尼！我則記說：是諸弟子，身壞命終，生彼彼處，所以者何？彼有餘慢故。」

仙尼！我諸弟子，於我所說，能解義者，彼於諸慢，得無間等。得無間等故，諸慢則斷，諸慢斷故，身壞命終，更不相續。仙尼！如是弟子，我不記說；彼捨此陰已，生彼彼處。所以者何？無因緣可記說故。欲令我記說者，當記說：彼斷諸愛欲，永離有結，正意解脫，究竟苦邊。我從昔來及今現在常說：慢過、慢集、慢生、慢起、若於慢無間等，觀衆苦不生。」

佛陀與仙尼的這一大段對話，就是在說明除苦法。行者若執着五受陰，而起慢無間等，即是有因有緣，有因有緣者，是生滅法，衆苦不斷；若行者不取着五受陰，則得無間等，衆苦不生，無苦即樂。

### 那拘羅長者除老苦

有位那拘羅長者，年已一百二十歲了，年耆根熟，羸劣病苦，苦患相逼，日夜不安，他前往佛所，請求佛陀為他除老苦，他對佛陀說：

「我年衰老，羸劣病苦，自力勉勵，……唯願世尊，為我說法，令我長夜安樂。」

佛陀聽了，告訴那拘羅長者：

「汝實年老根熟，羸劣苦患，長者當知，於苦患身，當修學不苦患身。」

那拘羅長者聽了佛陀這幾句話，就很高興地拜別佛陀，走到舍利弗不遠處的一根樹下坐着，舍利弗見長者如此高興，便問長者：

「汝今諸根和悅，貌色鮮明，于世尊所得聞深法耶？」

于是，長者就將佛陀告訴他的話，向舍利弗重述了一遍，舍

利弗聽了問長者說：

「汝何不重問世尊：云何苦患身、苦患心？云何苦患身、不苦患心？」

長者說：

「我以是義故，來詣尊者，唯願為我，畧說法要。」

舍利弗告訴長者：

「汝今諦聽：當為汝說。愚癡無聞凡夫，于色集、色滅、色患、色味、色離，不如實知，不如實知故，愛樂于色，言色是我、是我所，而取攝受。彼色若壞若異，心識隨轉，惱苦生，惱苦生已，恐怖、障闕、顧念、憂苦、結戀。于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是名身心苦患。」

云何身苦患心不苦患，多聞聖弟子，于色集、色滅、色味、色患、良離，如實知，如實知已，不生愛樂，（不）見色是我、是我所，彼色若變若異，心不隨轉惱苦生，心不隨轉惱苦生已，得不恐怖、障闕，顧念，結戀，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是名身苦患心不苦患。」

舍利弗說完以後，長者即得法眼淨，見法得法，知法入法，度諸狐疑，於正法中，心得無畏，不但年老根熟，羸劣苦患不再使長者長夜憂苦，反而能以無畏的精神，勇猛法業。由這，可知除五受陰執着，即是除老苦法。

於五受陰不欲貪，不取不着，不但能除苦患，更能生福利，故世尊說：

「當斷不善法，於佛法中，修諸梵行，平等盡苦，究竟苦邊，若受諸善法因緣，現法樂住，不苦、不礙、不惱、不熱，身壞命終，生於善處。」

所謂「生善處」即是「福利」。行者於五受陰中，若未離欲、未離念、未離愛、未離渴，當生憂悲惱苦，身膺衆苦，常與苦俱。五受陰是無常，苦、空、變易法，不堅實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若外，若麤若細、若好若醜、若遠若近、彼一切如實知，非我，非異我、不相在，就即能成就三種無上：智無上、解脫無上、解脫知見無上。有此三無上，那裏還有苦。